

● 平海南 著

忌日

上午昏暗沉沉的起居室所有的落地窗
都拉严了蓝丝绒窗帘只在那斜顶的天
窗处脱落了小扁档板直扑扑地射进

唐绍仪白发老人痴呆呆地望着
恰巧在那光柱下的沙发里埋首坐
着一道阳光犹如一根惨白的光柱

面前的茶几茶几上摆出了那个古香古色的
小木鼎多少年没见它了呀手掌大的鼎
支香一缕细烟隐约升起升至那道光
不肯散去老人昏涩的双目中蓦然
吃力地欠起身睁大深陷的眼睛

飞升的烟气似乎在寻找什么朝霞
喊着迎面跑来舅舅舅父哥她

眼前却只有
唐绍仪把头

过了好久他再次睁开眼恰好被
晨曦中耳边响起了母亲那遥远的声音

记住你命里是忌日的千万不要迎着日头行不要老人

欠起身孩子般地彷徨四寻在一片空寂中
难道你连生命里注定的难见天日都不

那枯寂的眼睛里精光爆因心中凄凉的
了死气沉沉的房间亲人们啊在哪里
里山河大地在哪里日月星辰在哪里



平海南／著



忌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唐绍仪早年随容闳留学美国，接受了西方思想的熏陶，后在朝鲜受到袁世凯的赏识和提携。辛亥革命爆发，他代表袁世凯与革命军谈判，成为名噪一时的风云人物。中华民国成立，他就任首届总理，但因抵制袁世凯的专制统治而被迫下台。袁称帝后，他毅然与孙中山携手反袁。后又因政见不合与孙中山分手。晚年因遭到蒋介石的猜忌而遇害。

他以赤子之心追求理想，却几乎一生都在失意中度过。古稀之年屈就一县之长，也未能在“小试验田”上实现民主共和的理想，空留下“知不可为而为之”的悲壮与苍凉。

他是性情中人，却一生为情所困；青梅竹马的恋人始终难结连理；多年追随的“袁兄”最终成为独裁者，他不得不在友情与正义之间做出痛苦的选择；恩师容闳的绝交也使他负疚终生。

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固然催人泪下，他一生的忧患与无奈更令人深思。

忌 日

平海南 著

责任编辑：兰小宁

装帧设计：李文侠

美术编辑：李文侠

责任校对：贾 伟 康董康

出版发行：花山文艺出版社（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8号）

印 刷：乐亭县印刷厂（乐亭镇东大街）

经 销：新华书店

850×1168 毫米 1/32 19印张 475千字 1998年8月第1版
199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5000 定价：20元

ISBN 7-80611-635-4/I·621

● 楔 子

一九三八年九月三十日上午。上海法租界。福开森路 18 号。

这是一幢气派高贵的洋房，庭院里到处是芬芳而幽雅的奇花异木，格外地点染出了悲惨尘世中的一小片净土。因而那初秋的阳光，便也对这里格外钟情，欢蹦乱跳地溜了进来，随处撒下了懒洋洋的轻松、暖融融的鲜明。

然而，一楼那宽敞的起居室里，却笼罩着沉沉的昏暗、凄凄的空寂。只因所有的落地窗，都拉严了高贵的蓝丝绒窗帘。

却不料，在那外侧斜顶的天窗处，脱落了一小扇挡板，便直扑扑地射进一道阳光，显得格外强烈——犹如一根惨白的光柱，更添了一种神秘而恐怖的气氛……

就在那道光柱下，一位白发老人，埋首坐在沙发里。

他痴痴呆呆地望着他面前的茶几。茶几上摆一小扇挡板，便直扑古色的小木鼎。鼎内插着三支香。三缕细烟，隐一根惨白的光柱，更添道从天而降的光柱内，仿佛再也不肯散去……

老人昏涩的双目中，蓦然晶光闪动。他着沉沉的昏暗、凄凄的陷的眼睛，盯住那袅袅飞升的烟气，似乎在寻找什

一位春花朝霞般的少女，呼喊着重面跑来——

“绍仪哥！绍……仪……哥……”

她跑啊喊啊，喊啊跑啊；不知疲倦，没有尽头……

少女的呼唤声，仿佛久久地回荡在空寂的房间。

眼前却只有三缕淡烟。

老人把头往后一仰，慢慢闭上了皱巴巴的双眼。

过了好久，他心中似乎有所触动，再次睁开了眼。却恰好被当头的阳光，刺得一阵晕眩。他竟然悚栗得触电一般，慌忙躲开了那道光柱。不提防，耳边已响起了另一位女人的声音：

“仪儿……你本来叫唐昭仪。有位算命先生说你的生辰八字里‘忌日’，名字里不能有‘日’字旁，所以给你改了名字……你要记住，你命里是‘忌日’的。不要迎着日头看，不要……”

老人惶惑地欠起身，孩子般愣愣地彷徨四寻。

在一片幽幽的空寂中，耳边却又响起了自己的声音：

“难道……难道你这一生，命里注定……注定的难见天日？不！不……哦……好了好了。我老了。老了……”

想到这里，他再度释然地闭上了眼，似乎真的想休息了。

然而，他忽又扬起两道卧蚕般的浓眉，望着面前的小木鼎。

外层被磨得油亮的木鼎，好像活了起来，扩散开去……

一双手正从地上撮起一把土，放入木鼎内。

一位面容慈祥的中年妇人，殷切的目光是多么清晰！她双手捧着木鼎，庄严肃穆地迎面送来——“仪儿。这是‘乡土鼎’，你要好生带在身边。出洋在外，水土不服，闻一闻，能解百病；思念家人了，亲一亲，家乡和亲人就在眼前……”

母亲的容貌模糊了。“乡土鼎”却越来越清晰。

孤零零寂然不动的“乡土鼎”……

蓦然，老人那落寞枯寂的眼里，一片精光爆闪！心中滚滚的呐喊，震动了死气沉沉的房间：“亲人们啊！你们在哪里？家乡啊！你

又在哪里？国在哪里？民在哪里？山河大地在哪里？日月星辰在哪里？我的家乡……我的巧兰……我的海……”

他眼前一阵晃动，出现了茫茫大海。

涛似连山喷雪来，雪浪花簇拥着那位少女——他的巧兰！

那巧兰一身的羽衣霓裳，飘飘欲仙地向他走来。

直从少女走到晚年，又从今生走向彼岸……

却冷不防，一团鲜血淋淋的红光，在他眼前炸裂开来！

随即便消失了一切，只剩下无边的黑暗……

就在这一天，中国又出了一件大新闻：

中华民国首任总理、中国第一代共和政体的开国元勋、既是袁世凯的莫逆之友、又同孙中山有道义之交、近代史上最杰出的外交家——年逾古稀的唐绍仪，在他的寓所内被刺身亡！

而且是被利斧劈开头颅，死状惨不忍睹！

正值抗战危难关头、武汉即将失陷、噩耗纷至沓来，唐绍仪之死，便格外震惊了海内外，成为轰动一时的最大疑案。

是谁主使、为什么杀害唐绍仪？又有何等深仇大恨，才使出这般残忍的手段？众说纷纭，中日双方也都借此大造舆论。

有说是日本特务逞凶，因为唐绍仪不肯同日寇合作。

有说是蒋家特务所为，借口唐绍仪正在通敌当汉奸。

第二种说法，更为人们所相信。

但就在唐绍仪死后第五天，重庆国民政府，便以唐元老惨遭日寇毒手之故，大张旗鼓地明令褒扬，拨给其家属大笔治丧费，并将他的生平事迹宣付国史、以存笃念……简直就是千古忠臣、抗日烈士的待遇，足以死而瞑目、名垂青史了！

然而，在历史辞典和各类教科书中，一顶“汉奸”的帽子，却始终戴在唐绍仪的头上。难道历史永远是个谜吗？

● 第一章

一

公元一八七四年夏。

茫茫大海上，孤零零一艘海轮。一只长期停滞而千疮百孔的大船，被迫着驶离封闭的港湾，打着“中学为体、西学为用”的旗帜，将一批聪慧的稚童学子，送往了陌生的大洋彼岸……

乌云滚滚，夜色沉沉，海轮在狂风巨浪中顽强地行进。

风浪渐渐平息，夜色渐渐退去。蓦然间，东方燃起了曙光！

朝霞似锦，碧空如洗，蓝宝石般的海面上浮光跃金。

霞光中，一位面目清秀的少年，正站在前甲板上，独倚船栏。一双神采奕奕、饱含期望的眼睛，凝视着远方。

他就是唐绍仪。此时只有十二岁……

空寂的甲板上突然热闹起来。一群少年一边涌出船舱，一边七嘴八舌地嚷着：“唐绍仪呢？怎么一大早就不见了？他也不怕挨板子……”“喂？在那儿！绍仪……”

少年们奔了过来。

一个虎头虎脑的小胖子，最先跑到唐绍仪面前，快言快语地一口广东话叫道：“绍仪！你要挨罚了！刚才陈大人点名，偏偏就你不在……”一位黑瘦的少年急忙走来，打断小胖子道：“不会的！要是换了你，那就一定会挨罚。可人家绍仪呢，平时不像你那样淘气，专门惹人嫌……”

小胖子叫蔡廷干，小瘦子叫梁如浩，都是唐绍仪的同乡。

“谁惹人嫌了？”蔡廷干突然给了梁如浩的肩膀一拳头。

梁如浩也不善，探身抓住了蔡廷干搭在身前的小辫子。

“好啦好啦。”

唐绍仪像小大人儿似地拉开了他们，徐徐开口道：“若是我犯了规矩，挨罚自是应当的。不过廷干，你不该随意打人。”

说话间，其他少年也都围了过来。

唐绍仪的另一位同乡、文静的容星桥上前道：“绍仪说得对。大家是同乡，又是朋友，应该像我族兄说的那样，相爱相敬……”

“朋友都是打出来的嘛！”蔡廷干嘻嘻笑着，又摸摸梁如浩的肩膀，“不疼是吧，如浩？”

梁如浩也轻轻地拉了拉他的辫子，笑道：“不疼是吧，廷干？”

蔡廷干便拍手跳脚地喊起来：“扯平了！扯平了！”

“何人在此喧哗？！”

突然，一个沉闷的声音，却恰似晴天霹雳——

只见一位身着正六品官服的中年人，出现在众少年面前。

他就是刑部主事、“幼童出洋肄业局”总办——陈兰彬。

二十来位少年，多数人条件反射一般，当即跪了下来，脑袋瓜儿一色地拖着小辫子，一片童稚的声音，口颂“大人”。也有少数人反应不及，不知所措地呆立在原地。

却只有唐绍仪，居然行了个西洋式的鞠躬礼，毕恭毕敬道：

“师座大人，学生给您请安。”

陈总办不由得一怔，惊诧之余有些哭笑不得。

随即“哼”了一声道：“大家起来吧！”

下跪的孩子们纷纷站起。陈兰彬又指着唐绍仪道：“我并非古板先生，你不行礼也就罢了，却为何学起洋人的礼节来？不伦不类，成何体统！难道你刚刚出洋，就忘了祖宗礼法不成？”

众少年都面面相觑，噤如寒蝉。唐绍仪却不慌不忙，屈膝俯首行了个“国礼”，侃侃道：“回禀老师。古人言，入乡随俗；大人您也说过，凡事要因地制宜。晚生见这艘洋船之上，人们都行洋礼，我怕行国礼太引人注目，所以……”

果然，刚才的场面引起船上许多洋人的注意。大鼻子们聚拢过来，叽哩咕噜地议论纷纷。陈兰彬越发气恼不得。看看四周，想了想道：“看你小小年纪，便已如此能言善辩。好！很好……不过，方才你私自出舱，点名不应。暂且记你一过。待上岸后，再行处罚。好啦，大家活动片刻，半个时辰之后回舱！”

说罢，陈总办迈着方步，不紧不慢地走了。

少年们松了口气，便像出了笼的鸟儿，三五成群地散开在甲板上。梁如浩冲唐绍仪会心地一笑。蔡廷干则树起大拇指，冲唐绍仪做了个鬼脸儿。容星桥却凑近唐绍仪，关切地问：

“绍仪，你……你是不是想家了？”

“想家？”唐绍仪一怔，目光伸向了远方——“当然想……不过，我更加想的是前边。前边将会出现什么呢？”

“当然是美国呀！”蔡廷干抢道，“咱们是去美国留学啊？”

却忽听梁如浩激动地叫道：“快看！那是什么？”

前方的海平线上，隐隐约约出现了大陆的影子。

甲板上顿时人声鼎沸——“大陆！大陆！”

连一向腼腆的容星桥，也手舞足蹈起来：“美国就要到了！”

唐绍仪却望着远方，喃喃自语道：“美国……新大陆……”

他的低语，仿佛追逐着大海的波涛，荡开了无穷的回声……

依山傍海的唐家湾。

在古老的中国，这个老式村子也算很年轻了。而且近年来，越变越富裕，颇有些气势逼人呢！其中那古旧的唐家大院，虽说只能算是中等农家，却显得最年轻、最有一股人丁兴旺的气势。

春日里的唐家大院，更是层层吐翠、落落飘香。

内宅深处，一间厢房。窗外一株海石榴，满树的嫩绿静悄悄，却仿佛托来了无边的雪浪花、映窗的红彩霞……

就在那窗内，年方六岁的唐绍仪，正在聚精会神地抄写什么。

作为农家，桌上竟然到处是书。

一本《日知录》，一本《明夷待访录》，正被打开着。

唐绍仪却在抄录一本诗集，方写到“九州生气恃风雷……”。

他累了，揉揉眼睛，拍拍脑门儿，又伸伸酸疼的手指，然后咬着嘴唇继续抄写。但他毕竟太疲倦了，那管毛笔在他的小手上也显得太大了，所以笔杆渐渐歪斜……

忽然，一只大手牵住那笔杆的上端，帮他扶正了毛笔。

“咦？”唐绍仪蓦然回首，惊喜地跳起身：

“二叔！我正想你呢！”

来人面容清癯，居然盘着辫子穿了一身西装。

他是唐绍仪的族叔，赫赫有名的洋行买办——唐廷枢。

他慈爱地望着绍仪笑道：“你一想，我就来了，不是很灵吗？”

绍仪拉着唐廷枢的手，连声叫道：“二叔二叔，你真好！”

“喔，让我好好看看你。又长高了许多嘛！听说你很用功。刚才碰到塾里的洪先生，他还夸你聪颖、勤奋哩……啊，洪先生倒好像特殊地喜欢你哩！”唐廷枢意味深长地微笑凝视。

唐绍仪凭着灵感，有种说不出的触悟，脸红了。他却又机敏地

岔开话题道：“二叔，您怎么穿了这一身古怪的洋服？”

“噢，我刚从南洋办货回来。去海外谈生意，穿这身衣服比较吃得开嘛。”唐廷枢说着，拿起桌上的毛笔：“绍仪啊，书写如同做人，要刚直坚韧，内有风骨。可不能写着写着就写弯了腰哦？小孩子越要严格要求自己，长大了才能进退自如。”

绍仪有点不好意思。低头想了想，眼睛一亮：

“二叔，您送给我的书，我已经开始读了！特别是这位龚自珍先生的诗。您来听我背一首吧？我最喜欢这首——”

说着他站站直，小脸儿上现出严肃的神情，朗朗背诵道：

九州生气恃风雷，万马齐喑究可哀。

我劝天公重抖擞，不拘一格降人才。

“好！好！”唐廷枢拍手道，“这诗中的意思，你都懂吗？”

绍仪皱起了小眉头：“好像懂，又不太懂……不过，最难懂的是这两本书。”他指着的是桌上的《日知录》和《明夷待访录》。

唐廷枢一见，不禁笑了：“当然难懂哦！这两本书送给你，是要你长大些再读嘛！”

绍仪仍自皱着眉，像个老学究的模样，锲而不舍道：

“这本书里讲‘道在器中’，又说‘盈天地者气也’；可那本书却说‘盈天地皆心也’；他们有什么分别？到底谁对？”

唐廷枢一怔：“这个……我也说不清楚。以后，我给你介绍一位老师，是我顶好的朋友。他的学问可大呢。”

“他是谁？！”绍仪小脸儿一扬。

“他叫容闳，也是咱们香山人，现在正在办洋务。”

“办洋务？他是大官儿吗？”

“他的官儿并不大。但他曾经去美国留学，得了博士称号。”

“博士？美国？留学……”

面对这些奇怪的似曾耳闻的名词，唐绍仪还想问什么，却又问不过来，于是便陷入了沉思。

“绍仪！你看我又给你带来什么礼物？”

唐廷枢把手里那长长的纸卷铺展开，原来是一张世界地图。

“咦？这是什么呀？花花绿绿的真好看！”

“这是世界地图。喏，这一块就是咱们中国。你看，像不像一个伸向前方的龙头？”

“像！再往前呢？再往前是什么？”

“再往前是太平洋。”

“太平洋？就是大海吧？那……再往前呢？”

“再往前是新大陆。就是美国。那是个很富强的国家……”

“啊！您刚才说的容闳老师，不就是去美国留学的吗？我能不能也像他那样，去美国留学呢？”

“当然可以！去年，容闳先生就曾经向朝廷倡议此事。虽然被搁置下来，但是总有一天……”

正说着，忽听门响，唐绍仪的母亲梁氏夫人，含笑走入房来。

“妈！二叔来了！还带来了世界地图！”绍仪扑向母亲。

“我都知道啦！”梁氏搂住了儿子。

“二叔说我可以去美国留学，您愿不愿意？那可是出洋啊！”

梁氏一怔，想了想才说：“咱们乡里，倒也有不少人出洋了。你二叔说的，总不会错罢？”

唐廷枢道：“大嫂，这件事还要等几年才有决定。不过……”

他的目光转向唐绍仪——“只要能有更多像你这样的孩子，出洋留学，咱们的国家就有希望了。就能自新图强，不再受洋人的欺负！就能建成咱们的新大陆。一个自新的大陆……”

这话声，久久地回荡在小绍仪的耳畔……

唐绍仪手凭船栏，仍自凝视着远方。

容星桥、蔡廷干、梁如浩三人相互看看，一齐凑近唐绍仪。

蔡廷干道：“绍仪！你怎么了？这半天一直发呆，也不来跟我们玩！”容星桥紧接着说：“你是担心挨处罚吧？别担心啦，容老师一定会在岸上接咱们。你知道，他是我族兄，我求他说说情，保准没问题！”梁如浩也道：“是呀，容大人是‘肄业局’的会办，也是管咱们的……”蔡廷干抢道：“而且他是大好人！比陈大人强多了！在上海预备学校那一阵，他对咱们多好呀？”

唐绍仪感动地望着他的小伙伴们——

“谢谢你们。我根本不担心。我只是在想……在想……”

沉吟着，他的目光转向了前方。

轮船正徐徐地驶入阳光灿烂的纽约港……

纽约港海关出口处。

身着清廷官员装束的容闳，正焦灼地向着里面瞩望。他身边有位衣履考究的美国绅士。

海关房内。两位美国官员正在检查中国少年的箱囊。

查到唐绍仪时，从箱中翻出了一只木制小鼎。一位官员惊异地看了又看，用蹩脚的中国话问：“这个，什么，是？”

唐绍仪答道：“这是‘乡土鼎’。”

官员听不懂，打开鼎盖捏起里面的一撮土：“这个，什么？”

“是土。我们家院里的土。”唐绍仪把“土”字念的很重。

这回官员听懂了，但越发不可思议，把那土放在鼻子下闻了闻，连连摇头。旁边一位官员用英语说：“应该拿去化验一下。”

两位官员正在犹豫不决。陈兰彬想上前解释，却又自知英语不行，急出了一头汗。少年们也都有些慌乱。

就在这时，容闳与那位美国绅士走进了海关。

少年们一见容闳，惊喜地齐声叫道：“容老师！”

陈兰彬忙上前，与容闳揖礼相见。

美国海关官员们也忙向那位绅士敬礼道：“议员先生！”

那位美国议员向海关官员们用英语笑道：“出门远行带一点家乡的土，这是中国人的习惯。”

官员们这才释然，忙放回“乡土鼎”，做了个请通过的手势。

议员先生摸摸唐绍仪的头，亲切地笑笑。然后面对众少年，居然用一口熟练的汉语大声说：“欢迎你们，来到美国！美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家！美国是……”

美国议员讲了许多，中国少年们听得目瞪口呆。

唐绍仪却悄悄地问容闳：“容老师，什么叫自由啊？”

容闳一怔，小声道：“自由就是自己做主，不受别人强制，也不要强制别人。包括老师家长，也不能随意强迫小孩子……”

唐绍仪不由得低声叫道：“父母也不能强迫小孩子？那……”

目光一亮，却又渐渐暗淡下去。

二

唐家湾村口。烂漫的春光。

十三岁的少女张巧英，正坐在一棵老榕树下绣花。

她身边，还有一副空着的坐凳和绣架。她忽而绣得很认真，忽而却又抬起眼望向村外。她的目光渐渐有些不安……

村外的一片油菜地里，传来了男女孩童的嘻笑声。

九岁的张巧兰，一边跑一边回头：“你追呀！追不上哟！”

已经十二岁的唐绍仪，满面红光地追赶着。

可是机灵的巧兰，总是能在关键的时候甩脱他。

唐绍仪又急又气，噙起嘴站了下来。巧兰便也站下来，向他刮刮脸皮道：“追不上吧？没羞，没羞，追不上哟！”

绍仪忽然灵机一动，故作懒散的样子：“不玩了，不玩了，我累了。”说着，他悄悄撩起长衫，系在腰间。乘巧兰不注意，他猛然起跑，一边喊道：“追啊！看你还能跑得了？”

巧兰冷不防惊呆了一瞬间——“你骗人！”

但她反应也很快，急忙转个弯儿，向着村口跑去。

可俩人的距离毕竟拉近了。眼看绍仪就要追上，巧兰却已然跑到老榕树下，一边叫着“姐姐”，一边躲到了巧英的身后。

唐绍仪急忙煞住身，有些敬畏地低声道：“巧英姐。”

巧英望着绍仪，眼里水汪汪的，欲说还休……急切间，她转身对小妹道：“都这么大了，还像以前小孩子那样？没规矩……等爸回来了，又要说你！快来绣花吧。”

“是……”巧兰噙起嘴，坐到了绣花架前。

远处忽有人喊：“唐绍仪……你爸爸找你……”

唐绍仪吐了吐舌头，对巧兰小声道：“喂，我走啦！明天，咱们去大船上玩……记好啊？”

说罢又冲巧英笑了笑，急忙转身就走。

巧兰痴痴地望着他的背影，娇嫩的脸上一片红云。

巧英也目送着唐绍仪走远，又望望妹妹，目光有些混杂……

谁知这一切，都被一直躲在远处大路边的一位“乡村郎中”看在了眼里。这位大夫笑了笑，又担心地摇摇头。

他迈步走向了村口大榕树，一边摇响了手里的小铃。

张家姐妹一听到铃声，便齐声欢叫：“爸！”

巧兰首先跑上去，拉住父亲的手：“爸，你又去西村看那个病人了？”巧英也上前道：“你年纪大了，以后就坐在家里给人看病吧，别四处跑了。”

张大夫摇摇头：“唉。病人都怪可怜的……”

巧兰忙说：“爸是咱香山的名医，什么样的病治不好？”

“可我就是治不了，我女儿的心病啊！”

张大夫亲切笑道。意味深长地看着如花似玉的女儿们。巧英最敏感，蓦然低下了头。巧兰也若有所悟，跟着低下了头……

唐家学馆。

这所唐家宗族办的义塾，倒也远近闻名。只因它不拘一格地聘请了一位外来的客家人——才学人品有口皆碑的洪先生。

此刻，宽敞的正厅里，年近六旬、衣着俭朴的洪先生，正同五十来岁、商人装束的唐巨川，分坐在八仙桌两侧亲切交谈。

唐绍仪蹦蹦跳跳地跑进来，一见两位老人，立刻躬身行礼：

“先生。爸！您找我？”

唐巨川望着他这最钟爱的四儿子，假装一板脸：

“又跑到哪儿淘气去了？你们先生还直夸你呢！”

面容慈祥的洪先生点点头，拍拍桌上的一叠试稿道：“是呀！小小年纪便能写出这等有见识的文章，将来必成国家之栋梁！”

唐巨川连忙摇头：“先生太过奖了！只怕他只是一时的……”

“哪里哪里！我教了半辈子的童生，中举登科的也有，还能看走眼么？况且，绍仪跟着我也有六年了，对他的才分、进境，我也敢说是了如指掌吧？啊？哈哈哈哈哈！”

洪先生手捻胡须，笑得畅快淋漓。唐巨转脸却又对儿子严肃道：“先生器重你，你更快回家，侍奉母亲，用功读书？”

“是。”小绍仪答应着，向两位老人恭敬行

待他转身离去，却已是如释重负一般

唐绍仪一离开，便从内室走出一位少女。

其实她一直躲在门帘后面，悄悄地向外探视呢！

她便是洪先生的独生女儿——洪萍儿。

洪先生招呼道：“萍儿，快来见过唐伯父。”

洪萍儿羞涩而又文质彬彬地向唐巨川敛衽道：“伯父好。”

唐巨川略加打量，点点头，转向洪先生道：“常听说令千金知书达礼，果然不错！”

两位家长四目相视，会心地笑了……

当天晚上。唐巨川与梁氏夫人，在卧室内倚榻交谈。

“我看那洪先生虽是客家人，但也算书香门第。况且，又是洪先生主动提起这门亲事。他早就看中了仪儿呢！他的独生女，我也见了，既标致又文静，满好的……你觉得怎样？”

唐巨川说着，瞥了夫人一眼，满有把握的样子。

“洪先生的才学和人品，乡里人都很敬重。要说门当户对，也不算辱没咱们的仪儿。不过……”

知书达礼的梁氏，似乎有些顾虑，却又说不出口。

“怎么？”唐巨川一凝眉。

“没什么。就依你说的办吧。”梁氏温顺地一笑。

“好！明天我就去托媒，下聘礼……”

第二天。学馆正厅内。

洪先生和洪夫人，兴高采烈地接待一位媒婆。八仙桌上放着大红的聘书和聘礼。媒婆笑道：“行啦，我就等着喝喜酒啦！我这就给唐家回话去……”说罢转身就走。

洪先生忽叫道：“婆婆！请慢走一步……”

媒婆诧异地回身。洪先生望望夫人，迟疑说：“我有句话，想……想请你带给唐亲翁。就说……哦……”

媒婆不耐烦道：“有话就说嘛，干嘛吞吞吐吐的？”